衣裳当随时代新

■彭乃明

我家是一个地道的农户,没有写在纸上的家规,一代又一代的家风,都藏在一件件辗转递接的衣裳里,以及厨房里一日三餐的烟火之中。

听家中长辈讲,我刚降生,裹住我的襁褓,是母亲旧时的孕装。那还留着母亲气息的布料裹住幼小的我,家里人说,裹着母亲穿过的衣裳长大,便有亲情做底气,什么坎坷都不用惧怕,都能一生平安。我的生命开端,就这样和一件旧衣裳紧紧相连。

儿时日子并不宽裕,衣服从来都不属于自己一人。我常常穿着哥哥流转下来的旧衣裳,有的还是把父亲的旧衣服拆开,重新裁剪缝制而成。等我长高一些,衣服短窄不合身,稍加缝补后,就轮到弟弟接着穿。一件衣衫,走过兄弟几人的少年时光。那时我还不懂何为家风,只知道爷爷当年也是这样做,只要衣物尚完好,便不能随意丢弃。就在这样衣裳的来来去去之间,勤俭朴素,悄悄浸润着我们的成长。

待到我们兄弟三人长大成人,情形慢慢颠倒过来。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新衣服,父亲反倒爱穿我们换下、尚且完好的旧衣物。在他看来,衣服不必讲究光鲜,只要结实就足够。饱尝过往昔生活的艰辛,那些苦日子刻在他心底,穿儿女的旧衣物,也是他对过往岁月一份沉甸甸的惦念。

步入中年,生活条件好了,我们总想用新衣报答父亲的辛劳。可每次买回新衣,总会被他阻拦。他总念叨衣柜已经满满当当,衣服穿不完。可平日里,他身上穿的永远是洗得褪色的旧衫。我们送的新衣,被他细心叠好收进柜底,长年压着不穿,好好的新衣,就这么悄悄放成了旧物。

这份过度惜物的习惯,也延伸到餐桌。冰箱里的饭菜,父亲总舍不得优先吃新鲜食材,剩菜反复加热,一轮轮循环,宁可吃下已经变味的饭菜,也舍不得倒掉。母亲和妹妹的衣服,也是家中流转,新衣束之高阁,旧衣反复上身。这便是从清贫岁月沉淀下来,属于我们家的家风。

岁月匆匆,如今我也人到中年,也常会穿上自家孩子淘汰下来的旧衣,以及旧鞋。但和父辈不一样,我的观念已经彻底改变。我喜欢旧衣物舒适合脚,却不再认同把崭新的东西封存闲置。我试着在新旧之间寻找一个折中的办法,慢慢去影响已是八旬高龄的父亲,还有卧病三年多的母亲。我不去全盘否定他们坚守一生的勤俭,只是一点点注入新时代的生活新认知。

时代早已变迁,物资不再匮乏。勤俭,从来不是委屈自己、囤积物品。把新衣锁在柜子里白白放旧,把新鲜食材放到变质丢弃,这恰恰背离了勤俭持家的爱物惜物的本意。所以,物的价值,在于被人实实在在地使用。站在生命的角度,新时代带给我们的生活福利,本就该坦然去接纳、去分享。新衣物就要适时穿上,不辜负其针线劳作之辛苦;食材要趁鲜食用,不辜负一粥一饭的来之不易。

家风的传承,不是刻板复刻旧时代的生活习惯,而是守住惜物向善的内核,融入当下生活的新鲜元素。面对年迈的双亲,我不强求他们一下子改变几十年的生活惯性,只是慢慢开导,劝他们把压在柜中的新衣拿出来穿,劝他们优先享用新鲜饭菜。

从襁褓里母亲的孕装,到兄弟间流转的衣衫,再到如今我穿上孩子的旧衣物。一件件衣裳,串起几代人的光阴。温情不变,观念却可以更新。守住勤俭的本心,挣脱匮乏年代留下的旧惯性,合理拥抱现代生活,让物尽其用,让家人安享当下的幸福,这理应是新时代里,家风本就应该有的最好模样——衣裳当随时代新。

阿嬤做的衫


泉州惠安女(视觉中国)

■陈丽珠

“嫁给你爸几十年,就得了他一台缝纫机。”

说这句话的时候,母亲正在缝纫机前将裁剪出来的上衣缝合,那是一件红底白点的小缀做衫,母亲在给我的小姑娘做惠安女服饰。

惠安女的衣服做起来不算复杂,却很是烦琐,挑布料、裁版型,先用缝纫机缝,细节再用手工缝,用布料做纽扣,做好了要熨烫。每一道工序里都有祖辈传下来的习惯,比如那条看似简单的黑色百褶裤,因为从小看母亲穿,从来没有觉得它们有什么不一样。直到母亲给小姑娘做了几套衣服,我帮小姑娘穿的时候,把裤子穿反了。

母亲一边帮小姑娘重新调整裤子,一边看着我,道:“你看,这道中缝,凸出来的朝后,凹进去的朝前。穿对了,走路的时候前面平整,折痕自然,裤子不会往前鼓起,穿反了,裤子向前尖起来,后面贴身不好看。”

时装的裤子,哪怕外观不好区分前后,通过观察裆部缝线,记住前面的裆缝短,后面的裆缝为了更好的包裹性弧度更大,也更长。但是惠女的百褶裤非常宽大,前后用料基本相同。原来百褶裤上的这些折痕并不是随意熨烫而成的,它有自己的传统熨烫习惯。

这种折叠熨烫习惯,会令裤管产生一条垂直的中缝,中缝凸起的那一面是后,中缝凹进去的那一面是前。这样的裤子穿起来,无论遇到从哪个方向吹来的风,裤子轻盈又不会尴尬。

从前日子清贫,不是家家都买得起熨斗,没有熨斗的人家,就想出了将裤子折叠后,用重物压住,再用滚烫的开水烫出折痕的办法。

小姑娘特别喜欢惠安女服的袖子,用她的话说就是“和阿嬤的一样”,上面有许多花草纹样,很小的时候她就喜欢拉着母亲的袖子盯着看。

从前这些刺绣都是人工一点点绣出来,一件衣服的完成,单是绣这些纹样就要耗费许多精力。这一种上衣袖子和里衣衣摆上的刺绣装饰叫作“边子”(闽南语音),现在基本都可以买各种现成边子,自己缝制成各种袖子。

母亲把衣服从缝纫机上拿起来,在空中抖了一抖,还没有折起的衣摆在空中形成一个桃心的弧度,小姑娘快速地走过去,试图钻到衣服底下,只是待她靠近,衣服已经落下,只有衣摆轻轻扫过了脸庞,她开心地站在那里咯咯地笑着,仿佛在玩什么有趣的游戏。

大岞崇武一带的惠女服用料轻盈,衣摆的处理方式精细,需将其向内折起,缝成腋下两端短,前后稍长,形成类似于桃心尖的形状,熨烫以后很好看。这种衣摆的双层设计让衣服的下端无形中有了一定的重量,衣服虽然短但是压得住,可以避免衣服被风掀起的失礼和尴尬。

衣服的布料软而轻盈,很容易起丝,因而做衣服,总要等到地里的活干完,手上闲下来的时候。春天后的那个时间是最好的,天气渐暖,手上的老茧和倒刺能养一养,才不会在做衣服的时候钩丝。

看着母亲专注的模样,我忍不住问她:“妈,你做衫时在想什么?”

母亲停下踩缝纫机的脚,向上抬了一下眼睛,眼神从老花镜和额头之间的缝隙看过来,说:“想这件衫。做衫不能分心,一走神,线就会歪。”

山海为裳 风华自成

■苏锦波

一句“封建头、民主肚、节约衫、浪费裤”,道尽惠女服饰的全部智慧与浪漫。它不是刻意的民俗装扮,而是海边先民顺应海风潮汐、适配耕海种田的生存美学。

黄斗笠覆顶,花头巾遮面。旧时滨海风沙浩荡、烈日灼人,斗笠挡风遮雨,头巾护住容颜,端庄内敛、朴素守礼,是海边女子最温柔的守护。短款蓝布小衫利落贴身,露脐轻便,抬手织网、弯腰耕作全无牵绊,简约而实用。宽松阔腿长裤看似用料铺张,实则最懂山海生活:滩涂辽阔、田野无垠,宽裤透气舒展,田间劳作从容自在,是渔家女性顺应自然的生活巧思。

腰间银链垂坠生辉,是惠安女独有的富贵象征。一袭精工银裤链,流光婉转,承载婚嫁期许与家风底蕴,如今已是珍贵民俗藏品。随身一只金黄小竹篮,玲珑精巧,收纳针线琐碎,恰似古时海边女子的专属“手包”,藏着朴素而纯粹的爱美之心。

一方水土,一方衣色。同为惠女服饰,惠东四镇却各有风韵。崇武、山霞一带,斗笠圆润陡坡,沉稳端庄,古意浓厚;净峰、小岞斗笠尖俏灵动,缀着长长红丝带,随风轻扬,温柔明媚。有趣的是,六百余年的崇武古城因明代屯兵规制,军营肃穆、礼制森严,城内反倒少见惠女盛装,让这抹山海色彩,只鲜活于城外乡野田间。

百年流转,衣衫换新。民国年间的惠女服饰多为深黑藏蓝,素净沉稳,映照着旧时岁月的清苦艰辛。时至如今,惠女服饰挣脱素色桎梏,色彩缤纷、雅致灵动。如今的手艺人,贴合时代审美改良版型、创新缀饰、简化头巾,让传统服饰褪去厚重,兼具古韵与时尚。从乡间田埂一路绽放,登上巴黎时装周的舞台,让闽南渔家美学惊艳世界。

一代代传承人默默坚守,让这份风华生生不息。多元传承,让古老服饰走出乡土,成为泉州最鲜活的文化名片。

岁月迭代,旧俗新生。曾经的婚后长住娘家等旧时陋习,早已随时代烟消云散。新时代的惠安女,挣脱束缚、自信独立,耕得良田、闯得四方,温柔亦刚毅,朴素亦璀璨。

沧海桑田,衣衫更迭。许多旧式装扮慢慢淡出日常,却从未真正远去。一身惠女衣衫,藏着滨海先民的生存智慧,载着闽南女子的坚韧风骨,映着山海大地的烟火春秋。

山海不语,衣衫有声。一袭惠女装,是风情,是文脉,更是惠安大地永不褪色的时代风华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